生活故事

期待信箱“拍拍满”

■陈茂生 文

上海俚语“拍拍满”,转换成书面语言“满溢”,应不会大错。

听见居委会小喇叭广播的召唤,赶紧下楼排队做核酸;经过楼道门口看到墙边那排信箱竟悄悄落了一层薄尘,不觉有点怅然。

疫情骤起那年,小区也曾封闭。报纸杂志送到小区由志愿者分类摆放后,由订户自取。就是多走一趟,乐乐呵呵地权当锻炼身体。通常,每日有报纸,偶然还有杂志馈赠及朋友书信,所以一月里终有几日是“拍拍满”。

这回封闭管理后,报纸信函暂停投放了,每日也就无需惦记“今天信箱开没开”,也就有了个50多天不曾翻阅纸质报纸杂志的记录。

看到网上有人写了一句“邮箱腹中空”觉得蛮形象。

想必会有人不屑:“此言差矣”甚而“此人忒土”。不是有手机和电子邮箱吗?其实,网上邮箱、楼下信箱,自是分得“煞煞清”。早上眼睛一睁就拿起手机,点开微信“看看有谁@我”;忙完晨间俗事,沏杯清茶打开电脑先登录邮箱,尽管“收件箱”里多为自动生成的格式化邮件和广告,但终有一二则让人欣然一笑。

而每每掏出钥匙开信箱前,都有点小悬念“今朝里厢有点啥”;除了报纸信件,偶然也真会有小惊喜,那种心里暗自窃喜的滋味也是相当不错;而细细端详信封上的寥寥几笔,还会有一番“神游”:这是个“老法师”编辑,还是个刚出校门的青涩姑娘呢?也是蛮有意思的。

浩瀚星空小小寰球瞬间直达,电子邮箱赢在便捷;而楼下的信箱因为有温度让人留恋,到啥年代也不能没有报纸和书信。余光中先生在那首著名诗歌里开头写到:“小时候,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。”生活如斯,信箱是乡愁的“产房”。

信箱,曾是生活中须臾不可少的“标配”。在“鲁迅纪念馆”里,曾看到展出的一本鲁迅生前制作的剪报集,汇集了从1928年至1933年间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、《时事新报》及《大晚报》等在申城出版发行的报纸副刊文章,每页都亲笔标注了报纸名称和日期。鲁迅的上海岁月中不仅订阅许多报刊,而且通过信件与外界保持联系。有时想象这样一番场景:鲁迅每日都要从大陆新村的二楼书房,走一层楼梯到底楼打开信箱取件,九年之中少有中断。

以前弄堂生活,石库门的旧木门上有个铜质信箱口,因年代久远而黝黑的边框上还有几个英语字母LETTER。一个门栋号里无论有几户人家,所有的信函汇款报纸杂志都投入那个口里,然后便随处飘落在地上。几十年间,却未见有丢失之类的情况。搬迁后,时有后悔怎么不把这个蛮有纪念意义的物件拆下来带走呢?

如今居楼房了,楼下有一排坚固美观的不锈钢邮箱,尽管作用有点式微,但绝对不可忽视,哪怕以后网络发达到6G、7G,新建住宅和别墅依然还会给邮箱留个位置吧。

信箱蒙灰,总是件遗憾的事情。

待山河无恙,信箱里会再有报纸会有信件当然也会有汇款单,自然重又“拍拍满”。人们又要为“开没开”信箱留个心,也会抱怨随之而来的那些广告单页。天气渐热,大伙吃完晚饭出门定点倒掉垃圾,顺便从信箱取出晚报,凉风习习中看看标题聊聊天,生活就这样恢复到如常的以往。

意犹未尽

志愿者手记

■王小平 文

我是一名普通的小区志愿者,做的也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事,每一天感到既忙碌又充实。

今天是4月22日,上午十时,居委会的同志在志愿者微信群里通知,对小区居民进行抗原检测。“收到”“收到”……志愿者们都在第一时间回复。

按照分工我负责本楼组的检测工作。收到通知后,我马上穿好个人防护服,来到居委会活动中心,先自己做好抗原检测,确定本人阴性后领好本楼组的检测试剂。

从一楼到六楼,我按照实际居住情况挨家挨户地敲门。“您好,我是志愿者,给您们发放检测试剂,做一下抗原检测。”绝大多数居民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,“辛苦你了。”“谢谢。”几句简单的问候语,温暖了彼此的心,邻里间的距离近了。

由于封控了一段时间,也有个别居民面带怒气,发起了牢骚或抱怨,“何时能解封?你们说说看。”“我们家的菜快吃完了,你们还不赶紧想点办法?”“不是刚做过吗?怎么又要做了!”……遇到这些情况,我首先想到他们并不是针对我,而是因为眼下的疫情防控措施比较紧,换位思考,我便耐心地拉起家常:“现在疫情形势严峻,大家都有一些困难,但只要每个人努力做好自己的事,守好‘小家’,就能共同呵护好我们这个‘大家’。”“你们对居委会工作的意见我会如实地转达,合理的意见请他们积极采纳并改进工作。”“你们老人不会手机买菜、网上买菜,我帮你们想点办法。”……“寒冬一句暖人心”,个别有“抵触情绪”的居民,后来见到我,也热情地主动打招呼,这让我感到很开心。

在做好抗原检测,确认好每一个检测结果后,按照程序我马上把情况反馈给居委会的同志:“发放18支,回收18支,全部阴性。”再回到楼组时,我会顺便看一下各楼层的垃圾回收情况,有个别家门口有垃圾的,我及时帮忙处理。楼道里干净整洁了,这样本来足不出户的居民心情就会好一些,我是这样想的。

中午回到家里,刚坐下来准备吃口饭,书记给我打来了电话,“王老师,小区部分老人需要帮忙配点药,麻烦你去跑一趟。”我二话没说,马上放下碗筷,来到居委会领受任务。

拿好需要配药的老人的医保卡,逐一核对每位老人需要配的药的名称及数量,就急急忙忙地往社区医院赶。排队、挂号、收费、领药,在社区医院医生的热心服务下,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当拿到每一个老人需要的药时,我将医保卡、发票、药相对应一一装入各个袋子里,一人一袋,这样看起来清清爽爽,老人拿起来也方便。虽然花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,但我感觉很值得。在我把每一个老人需要的药交到居委会同志的手里时,大家都高兴地笑了,就像是打了一场“胜仗”。

相比于那些身处一线的医护人员,他们是辛苦多了。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志愿者,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,为身边的居民朋友服务。但我愿化作一束光,照亮一片小小的天地。

上下天光(五彩滩) ■张文忠

世相百态

心中的警戒线

■祁民龙 文

3月下旬疫情漫延到了我所居住的小区,最早是我所居住的5号楼,11楼的住户被检测出新冠阳性,当天晚上,就来了几个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,先在底层门楼前拉起一条红白相间的警戒线,随后又搭起了一个约2平方米的帐篷,里面坐进一位年轻的“大白”,从此,我们就成了“封控楼”的居民,享受14天“封控”待遇。

大楼内,居民足不出门,静默守候;大门外,“大白”恪尽职守,日夜相伴。亲友闻讯,纷纷“投喂”,物品只能送至楼栋大门警戒线外,放在一张特意搬来的长桌上,门里门外没有接触。只有在做核酸时,警戒线被暂时卷作一团挂在门楣上,楼里的居民才可以出得门楼,亲近一下小区里因无人打理而自由生长的花草,呼吸一会室外的空气。

后来,楼里居民们“团”到物资了,志愿者接力传递,居民逐次下楼,隔着警戒线取走物品。一条警戒线,把小区划分成两种生活状态:警戒线外,草长莺飞春意正浓,偶有大人散步、孩子玩耍;警戒线内,静默蹲守足不出户,克己自律、期盼解封。

时值春末,天气多变,时而春光明媚,暖风吹拂;时而阴雨绵绵,春寒料峭。寒气逼人的夜晚,人们总是看到帐篷里的灯一直亮着,值班的“大白”通宵坚守着自己的岗位,守护着小区居民的安全。

一天早晨,起床早的居民忽然发现我们5号楼门前的帐篷不见了,值守的“大白”也撤了,只是那条红白相间的警戒线还横在门前,仿佛是在提醒人们:封控期未满,不能逾越此线。

没了“大白”监管,也没有加装隔离墙板,其实也是在考验楼内居民遵守规则的定力。此时,楼内居民似乎并不在意门前是否有人值守,因为楼内居民都明白,隔离在家,也是在与新冠病毒战斗;守住这条警戒线,就是守住大家的安全。后来直到解封,都没有一人越过这根警戒线。

没过多久,小区其他门楼又相继出现几例新冠阳性,“阳性楼”的封控管理完全复制5号楼的模式,门前不再看见值守的“大白”,一条细长的警戒线足以管用,因为在大多数居民心中,早已竖立起一道自律的警戒线。正当大家为我们小区居民良好的自律意识感到放心和自豪的时候,却意外发现“封控楼”内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,趁着夜色越过警戒线,走在小区步道上遛起狗来。此举立即引起居民的不满,纷纷向居委反映,随后,“封控楼”前又出现了一个曾经见过的帐篷,里面坐进一位年轻的“大白”。

有学者说,规则意识应成为现代文明的通行证。在规则面前,愿每个人都能在心底里拉起一根敬畏的警戒线,学会克制住自己。守住规则既是避祸之道,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最大尊重和保护。

人生智慧

春日绚烂

■朱祖昌 文

今年的春天有些“闷”,闷得人心有点蔫。本是拥抱春天的时节,却在屋里独步空走。反复无常的新冠疫情,让脚步局促于七步之内,做不出曹植的诗句,惆怅于疫情之患。

可春天没有蔫,春天的脚步依然翩然而至。

昨夜,春雨潇潇,欲睡入梦。忽有叽叽声入耳,鸟鸣催醒,春眠已觉晓。打开窗户,春风袭人,拂面掠耳,填满屋舍。

虽不能观赏自然春色,独赏窗前桌上的盆栽花草,亦不负春光。

花架上,从云南丽江旅游带回的石斛种植在一块火山石上。据卖家说,这块火山石出自腾冲,经卖家静心培植,石斛已成活于火山石上。深褐色的石体布满空隙,有效地提高了吸水性,为石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。石斛依附着火山石,根须根植于空隙之间,与火山石融为一体。三四十根枝茎聚集于火山石顶上,呈扇形状。碧绿的叶子参差其中,花苞从茎枝中迸出,花蕾在阳光下绽放。白色的花,花姿优雅,花色纯洁,花型玲珑,花香袅袅。花苞即摘即食且具药用价值,鄙人更愿意以养眼促养性致养身。

书桌上的文竹根植于椭圆形的紫砂盆内。根部弥坚,已经有些年头了。茎纤细秀丽,柔软丛生。叶密生如羽,翠云层层。春风中又有嫩枝穿出,装点了书桌春色。一盆文竹,体态轻盈,姿态潇洒,文雅娴静,也为书房增添了一分书香之气。盆中,还有交错放置的两块薄薄的石片,增添了穿行于山中竹林的一点野趣。

兰花种了四年,只见长叶,不见开花。或许在积蓄能量,或许在等待时机。不急,慢慢长吧,观赏叶子也挺好的。修长的叶子亭亭玉立,一条条叶脉清晰可见。沾满露珠的兰叶,在晨风中摇曳,婀娜多姿,真是“泣露光偏乱,含风影自斜。俗人那解此,看叶胜看花”。

茎干布满落叶痕迹,斑然如鱼鳞的铁树,年年修剪年年长,年年长得郁葱茏。铁树生长缓慢,不易看到开花,不知为谁栽培为谁剪。

养植了二十多年的常春藤生生不息。主干壮实有力,枝条从枝干延伸,撑起了这棵常春藤的整个世界。

“三区”管控,足不出户。心态平和,心情亦畅。身居斗室,有阳光照耀,有春风吹拂,有花草相伴,这个春天依旧绚烂。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65653113 邮编: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